

劍

筭

劔筴第十四卷標目

謹廩篇

凡三十九條
凡四十一事

劔帶笏

劔賞盜

劔斧

越大夫對劔

教民劔

計劔

劍莫非古法

劍異

楚劍

凡二條

孫卿論劍

凡二條

劍客

尊劍

劍養

劍齋

憂劔

考劔

劔僭

按劔識去就

劔擬黃門郎

劔權奸

劔不解身

橫劔

劍筭

自

二

二

劍叱部曲

勸還劍

劍媚

劍崇風教

抽劍立符登

劍倖

證留免劍

劍防

劍無金玉之飾

劍異議

劍疑

劍斬狼子埜心

陳劍亂

劍諂

秦軍人不劍

禁賣劍

劔于祠

策第十四卷

明甄別錢希言譚輯

海虞翁憲詳訂

長安羅綱進授錄

謹廩篇

著百龜藥石之言聖王所以爲慮也其說在韓非子之論弋矣

筴曰尋才始于毫端燎原基于燧燭故
知既生冥冥福生窅窅倚伏之間盈虛
之會觀幾尋微不可不早已夫劔之折
也必先有壘聖人見之早故萬物莫能
傷余志劔中之英識者上而邦君大夫

下而謀臣策士其人不言則已言則于
國家成敗安危之理經權逆順之宜得
失是非之鑑罔不燭照數計于胸中者
焉其或嘉謀不用卒及顛越翫裁曠旤
曾莫之恤毋猶懷刺犀之鏦而不善韜
厥鋒者哉鄭長者有言虛靜無爲而無
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詩曰戰戰兢兢
又曰不敢戲談笑謹廩

劔帶笏

周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劔之小也能殺故恐其劔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文特之則塞民于允允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允是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

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脊

而載之木

脊被髮也水鷲鳥冠也知文者冠鷲

解其劔而帶

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
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斐以娛之鬼神以
良之繁文滋禮以弁其質厚葬久喪以亶
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
龍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
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

劔賞盜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

公姑姊妻之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皆有賜

於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

子盍詰盜

詰治也從本册反詰起詰反

武仲曰不可詰

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

何故不可子爲司敎將盜是務去者之何

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

吾盜

吾謂國中
去起呂反

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

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

姬氏妻之而與之邑

使食漆
閭丘

其從者皆有

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

其次阜牧與焉

給其賤役從阜至
牧凡八等之人

其小者

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劔斧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

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

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

大陵俛大衍

俛謂焚燒
蕩然俱盡

伐大木斬大山行

大火誅大臣收穀賦

凡此泰
之禁也

夏無遏水達

名川

謂偃塞小
水合大木

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

凡此

夏之禁也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

劔筴

卷十四

四

單幅草堂

傷伐五穀

五穀之藏

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

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

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則

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

漂流謂州邑

溢于隄防故

大風漂屋折柱火暴焚地

草

旱甚則

天冬雷地冬震

震

草木夏落而

秋榮蟄蟲不藏宜歿者生宜蟄者鳴其多

騰墓

宜謂草之翳薈

山多蟲蠹

蠹即

六畜不蕃民

多天歿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
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寢之馬
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寢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
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窠也明主知其然
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
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管子

越大夫對劔

大夫文種范蠡對越王曰聞古人曰居不

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
困厄之難蒙不赦之耻身居而名尊軀辱
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
薄五帝德厚而而當窮厄之恨然尚有泛
濫之憂此下疑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

司馬遷書西伯
拘而演周易

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

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

太公
六韜

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羗里太公與散宜生
以金十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
得犬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
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
虞之乘玄玉百殼大具百朋玄豹黃熊青
犴白虎文皮千合獻紂以免西伯羗里之
囚此云玄狐

輔臣結髮折獄破械反國修

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
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
之劔無削剗之利百鍊之矛無分髮之便
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

籍二氣其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

吳越春秋

教民劔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

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壓死二十
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
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
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
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
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爲飲食
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彊股肱耳目聰明
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

珍恢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
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
賓服建立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藜不重飲
於土墉啜於土型用斗以酌俛仰周旋威
儀之禮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
法曰冬服紺緇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
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
王弗爲古者聖王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

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

墨子

計劍

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歛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

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
幄幕甲盾撥劫住而靡弊贖冷不及者不
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辟折
靡弊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馬牛肥而
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
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歛
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
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

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
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
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
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反得之
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
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

墨子

劔葬非古法

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

葬蚤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
之既訖而後哭滿埴無封已葬而牛馬乘
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歿葬南已之市衣衾
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
之禹東教乎凡夷道歿葬會稽之山衣衾
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紼之不合道之
不埴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具既葬
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

此古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又喪果非聖
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有天下
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
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
中棺革闔二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盥
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
播捺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
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

墨子

劍異

子墨子曰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
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
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
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
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
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
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

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
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
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
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北
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
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
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瀆也
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管者之慮也非

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籍臧也歿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

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
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
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
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

墨子

楚劍

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
罪王曰吾聞楚之鍊劍利而倡優拙夫鍊

劍利則士勇奮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
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
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歿而鄭安
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

春秋
外傳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
劍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
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

亾也卒以成霸焉

劉向
說苑

孫卿論劔

世方爭于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惟
孫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勢
利而貴變詐施于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
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詩
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
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于天下也若

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
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
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二屬之甲操十二石
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羸
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
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
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
民也陘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

以隄徂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于賞蹈利之兵庸徒嚮賈之道耳夫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

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
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
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
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
善敗者不亡

荀子
史記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
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
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

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也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君之所道者諸侯

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

人之兵

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懷者也君臣
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跽而詐
桀猶有王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拂
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隄也夫
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就與至哉彼其與
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
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惜毒蟲蠱之人雖桀

跖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
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被則先覺其
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
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
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
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
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
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韓詩外傳

劍客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

道引也言姦臣或誘

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

七曰威強何

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

之容養必歿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已者必
利不爲已者必歿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
其私此之謂威強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
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
不察焉

韓非子

尊劍

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礪勇

之士

兼也 有兼人之
勇力也

韓非子

劍養

儒以文亂法

以虛文亂人主之法

俠以武犯禁而人

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

先生

諸先生謂石儒之爲先王者

以文學取犯禁者誅

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

儒俠皆法之所不容

者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

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

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

不足以致譽也

譽之

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治弊

劔蝨

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

義口稱先王之道以籍託於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

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

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忘也社稷之

利且從言之士有其帶劔者聚徒屬立節

別爽

卷十四 漢

太

翠樓草堂

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

司天監置立春夏
秋冬中正五官

之禁

比使士有害
於國法也

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

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

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

沸靡之
財財謂濫

弗也蓄積待時而牟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

蠹

蠹害
也

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

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

亦勿怪矣

反言懲收上
意韓非子

憂劔

嚴安者臨苗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

聞鄒子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

也以衍救當時則用過則舍之非其時則廢置也有

易則易之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

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

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音族

奏節止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

奏進也

於前以觀欲天下

觀猶顯也顯示之使其慕欲也

彼民之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

則不可贍

贍足也

民離本而徼末矣

徼要末也音工

及竟末不可徒得

徒空也

故搢紳者不憚爲詐

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

夸大也競也矯僞也

而世不

知流故姦軌浸長

浸漸也

夫佳麗珍怪固順

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

采飾也采者文過其實也

教久而僞采淫泰非所以

範民之道也

範調爲之立法也

今天下鍛甲摩劍

矯箭控弦

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

轉輸軍糧未見休

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甲兵器械非特棘

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

漢書

考劍

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
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

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
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于誣闇疑惑而已
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
十孫父母不察精煥則慙力者懈弛而惰
慢者遂非也耗家業之道也父子兄弟一
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揔猥治
公事者哉

潛夫論

劔僭

元帝初即位徵貢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
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
八匹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列車輦器物
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
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成之役使
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
各置貢職

言天子以畿內賦歛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

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
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
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
金銀之飾後世爭爲侈侈轉轉益甚臣下
亦相放效衣服履袴刀劍亂于上上主上
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
非自知侈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
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

日夕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于陛下臣
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
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
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省天生聖人蓋爲
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
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
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
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下臣

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減省遷禹爲光祿大夫

漢書

按劔識去就

耿弇少好學習父業

袁山松書曰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

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

將帥之事

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

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兵邯鄲

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

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奔按劍曰
子與樊賊卒爲降虜且我至長安與國家
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
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麟烏合之衆麟烏也
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
乂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奔道聞光武
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劉放

曰按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爲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

後漢書

劍筴

卷十四

漢書

三

翠幄堂

七二

劔擬黃門郎

章帝時下邳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
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
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
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
戚跼躄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
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
蒼頭與爭延遂拔劔擬篤而肆詈恣口篤

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
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
貫放也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許
市夜反也
慘失中也慘虐數爲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
後爲御史中丞後漢書

劔權姦

梁冀專權其同己者榮顯違迕者劔歿同
僚側目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奉御內

外恐懼上下鉗口天子恭已而已不有所
親任上既不平之矣冀私憾焉殺議郎邴
遵上愈益忿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
曰左右誰與梁氏不相得者衡答曰單超
左悺上呼超悺音縮入室上曰梁將軍兄弟
專朝迫脅内外公卿已下從其風青今欲
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曰誠國賊當誅
之日又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上曰審

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彘臣脅國當伏其辜復何狐疑于是命衡呼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得數言恐爲人疑惑冀心疑超等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徐璜具瑗勅交收惲自外謀國不軌於是帝幸便殿召公卿勤兵使者收冀大將軍印綬臾比景卿侯黃門令瑗將虎賁劍士卒千人

與其捕冀宗親送雒陽獄無少長皆誅之
冀自殺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
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吏賓客免絀者
二百餘人朝廷爲之一空

東觀漢紀

劍不解身

樊楚字文高爲郎每嘗直事駐車待漏雖
在閑署冠劍不解於身每齋祀恐失時張
燈俯伏爲郎二十三歲未嘗被奏三署服

其慎重

東觀漢記

橫劍

趙熹遷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于是擢舉義行誅奸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殍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

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憇篤義多
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憇所濟活帝喜
嘉之後徵憇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
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
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
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憇典邊
事思爲久長規也規謀也憇上復緣邊諸郡幽
并二州由是而定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于常山居庸間至二

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註曰草創
苟合未有還人蓋憲至此請徙之令盡也
三十年憲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
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憲受遺詔與喪禮
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
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
序憲乃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
卑

後漢書

劔叱部曲

劔筴

卷十四

謹原

七

翠麗堂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于江
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舉
多歸之太祖與表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使
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
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
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拔劍以
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
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二即斬

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群賊翳恭江宮
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
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

魏志

勸還劔

法正旣臨蜀郡睚眦之怨一餐之惠無不
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從橫將
軍宜啟主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
操之疆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

於肘腋之下孝直爲輔翼遂翻飛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也孫夫人才捷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

華陽國志

劍媚

王國寶坦之子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從妹爲會稽

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焉
及道子輔政遷中書令與道子持威權扇
動內外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
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
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愆罪衣女子衣
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
晉孝武帝故得原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
俾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愆遂諂媚於

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叅管朝權威震內外時王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檄討國寶爲名道子旣不能俱欲委罪國寶乃收付廷尉賜歿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妓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晉書

劔崇風教

吉成詵南安人也風韻秀發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京兆韋高放浪不稽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歎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拔劔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後秦錄

抽劔立符登

諸氏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欲廢之而

憚其宗強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
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
旦事發反爲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
將青爲諸君決之衆咸以爲然會七夕大
宴青抽劔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口路
吾曹今日休戚同之非賢明之主莫可濟
難也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返初服
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

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
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劔攘袂將斬異已者
衆皆從之莫敢仰視于是推登爲使持節
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
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拔南安遣
使請命于苻丕八月丕以登爲征西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牧都
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

前秦錄

劔倖

馮跋立夕陽公高雲爲主跋進爲使持節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事無大小
皆決于跋兄弟初跋宴群僚忽有血流其
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苻命之
應跋戒其勿言太平元年高雲爲倖臣離
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

張叅李桑言于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
公斬之乃拔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
仁于庭中群僚請跋爲主

北燕錄

說留免劍

宋太始中晉平刺史王休祐性剛狠前後
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休祐從上于岩山
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闇上遣左
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

拉殺之先是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詔以休若代休祐爲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奸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劔邸第

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僞
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于上而誅之

宋書

劔防

宋世祖以義宣亂逆由於疆盛至是欲削
弱王侯江夏文獻王義恭乃上表曰古先
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
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

劔筴

卷十四

漢原

三

毛

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
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
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覩稼
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多自往而
至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傳
相由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寔由彊盛晉氏
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
疾不自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廢人恃親

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龍幾敗皇基不圖
冀楚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惡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詔神
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
耆長慙慨內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
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于華州優地時可
甦出旣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
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

情樂冲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
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徒一
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
煩自隨百僚修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
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于候
貴王器甲於私爲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劍
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
曲突徙薪防
之素庶善者無惡惡者止奸

宋禮

劔無金玉之飾

北齊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于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勛舊性好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干

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
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
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
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
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
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貸置之第
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
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

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
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北史

劔異議

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爲戰鬥
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
使更戲群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
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
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

劔筴

卷十四

謹嚴

三五

翠樓堂

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
平勵鄉人欲圖扣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遠
乃按劔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
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歆深僻自守亡
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弟並爲人所
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
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

劔疑

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惠孝
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群公曰孤欲立子
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
帝敬后父也衆未有荅李遠曰立子以嫡
不以長略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
嫌請即斬信復起拔劔周文亦起曰何事
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

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尔
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
授小司欸周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大將
軍復鎮弘農

北史

劔斬狼子埜心

後周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有膂
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
祖遷夏州以祐爲都督及侯莫陳悅害賀

拔嶽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
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
議執元進祐曰狼子墊心會當反噬今若
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太決也于是召
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
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目者太祖微
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
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

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奸人之頭因按劍臨之舉坐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並伏誅一坐皆戰慄莫敢以視于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以此知重之

周書

陳劔亂

崔融則天朝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稅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

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遊欲止抑
之故加稅耳然雖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
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
復動而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
人無所容必爲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
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豪宗惡少輕死重
義結黨連群喑烏則彎弓睚眦則挺劍聞
一曰變法或致騷動不南走蠻則北走狄

劍俠

卷子四

五

矣唐書

劍諂

唐趙履溫爲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
回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
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倏而險行僻而
驕折支勢族舐痔權門諂于事上傲于接
下猛若鷓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爲人
所食爲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

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
爲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誅逆韋
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
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臠
骨肉俱盡

朝野僉載

秦軍人不劍

王播字明敷曾祖璡嘉州司馬祖昇咸陽
令父恕揚府叅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

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
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爲京兆尹
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
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爲三原令欲
挫之播受命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
所部政理修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
考課爲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
重之類薦之于上德宗奇之將不次拔用

會母喪順宗即位除駕部郎中改長安令
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憲爲人
所稱轉考功郎中出爲虢州刺史李巽領
鹽鍊奏爲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
夷簡爲御史中丞振舉朝章百職修舉十
月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
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以
禽斂而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

持戒具諸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內
按試鷹犬畋獵之具詔從之自是奸盜弭
息

唐書

禁賣劍

德宗貞元九年春正月庚辰朔甲辰禁賣
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采取其銅官買
除鑄鏡外不得鑄造二月庚戌朔先是宰
相以三節次宴府縣有供帳之弊請以宴

錢分

唐書

劔于祠

明宗長興中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
位于其子希聲殷卒遺命諸子相繼寘劔
于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
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
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詞

而已

五代史

川英

卷十四

漢書

聖

早據草堂